

欽定南史

卷三十三  
三十三

南史卷三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

何尚之

子儼  
求弟點

孫戢  
點弟盾

儼弟子求  
盾從弟燭

尚之弟子昌寓

昌寓子敬容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瀟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卽往致

哀以此爲常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旣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潔已尚之少頗輕薄好携蒲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爲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

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卽位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始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舶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

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之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尚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爲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爲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

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也擘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二十三年爲尚書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又諫上不許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

貨憤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  
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資自倍貧者  
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領軍沈演之以爲若  
以大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  
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  
非便乃罷二十八年爲尚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  
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  
固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  
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尚之還攝職羊卽羊玄保孟  
卽孟覲尚之旣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古來

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焉時或遣軍北侵資  
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弑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  
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  
全免孝武卽位復爲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  
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  
尚之上言於法爲重超從坐者由是得原時欲分荊州  
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爲宜在巴陵  
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連接雍梁寔爲  
津要於事爲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  
江左以來揚州爲根本委荊州以閩外至是並分欲以



削臣下之權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  
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  
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  
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  
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  
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  
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  
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爲猿延之目尚之爲猴同游  
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  
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有人常求

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  
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求今官人以勢彼勢  
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尚之  
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執衡當朝畏  
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旣以此致怨亦以此見稱復以  
本官領中書令薨年七十九贈司空諡曰簡穆公子偃  
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弒立以偃爲侍  
中掌詔誥時尚之爲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  
權要時爲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孝  
武卽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求讜言

偃以爲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奉以  
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領  
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  
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  
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旣任遇隆密謂  
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  
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  
悻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武遇偃旣深備  
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於時卒  
官孝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諡曰靖子戢

戢字惠景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彥回侍已彥回雖拘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情好元徽初彥回參朝政引戢爲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齊高帝爲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歡宴高帝好水引餅戢每設上焉久之復爲侍中累遷高帝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

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  
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戟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  
以驍游亦不爲少廼以戟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戟  
美容儀動止與褚彥回相慕時人號爲小褚公家業富  
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爲奢麗出爲吳興太守上頗  
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吳  
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戢因王晏獻之上  
令晏厚酬其意卒年三十六諡懿子女爲鬱林王后父  
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

求字子有偃弟子也父鑠仕宋位宜都太守求元嘉末

爲文帝挽郎歷位太子洗馬丹陽郡丞清退無嗜慾後  
爲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  
拜仍住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  
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  
乞於野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丘山  
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鑠素有風疾  
無故害求母王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點  
點字子皙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  
絕昏宦尚之強爲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  
求執本志遂得罷點明日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

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  
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  
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蹠踞公卿敬下或乘柴車  
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爲孝隱士弟  
侑爲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  
處士兄求亦隱吳郡武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  
三年腰帶減半宋太始末徵爲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  
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朏吳國張融會  
稽孔德璋爲莫逆友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門園  
居之德璋爲築室焉園有卞忠貞冢點植花於冢側每

飲必舉酒酌之招攜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彥回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回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違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



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  
而不言旁人禽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  
告有司盜懼乃受之點雅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吳興  
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  
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  
能禁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昏亦不與妻  
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論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  
而爲詩有高言點荅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  
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昏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居  
士薄暮邁荒淫點亦病之永元中崔惠景圍城人間無

薪黥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惠景性好佛義先慕交黥黥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黥黥裂裘爲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黥之迹如此惠景平後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爲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茹法珍曰黥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梁武帝與黥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召之黥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爲侍中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疾不起復下詔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大官別給天監二年卒詔給第一品材具喪事所須內監經理黥弟侑

籍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侑叔年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侑乃置學士二十人佐侑撰錄後以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爲侍中時侑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立

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及鬱  
林嗣位脩爲后族甚見親待爲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  
師脩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  
游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  
興郡不還脩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  
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脩尋有詔許之脩以會稽山  
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脩二兄求點並棲  
遁求先卒至是脩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脩爲小山亦曰  
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永元中  
徵爲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帝霸朝建引爲軍謀

祭酒并與書詔不至及帝踐阼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  
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并徵謝朓杲之先至朓  
所朓恐朓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  
牀跪受詔出就席伏讀朓因謂杲之曰吾昔於齊朝欲  
陳三兩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  
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  
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於其上澹  
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  
有國所先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  
類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

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陳之杲之  
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及杲  
之從謝朓所還問脗以出期脗知朓已應召荅杲之曰  
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  
失色不能荅脗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  
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脗曰檀弓兩卷  
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脗朓俱前代高士脗處  
名譽尤邁矣杲之還以脗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  
脗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敕何子朗  
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

月中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肩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  
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迺起學舍卽林成援因巖  
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  
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肩初遷將築室忽見  
二人著立冠容貌甚偉問肩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  
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肩依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  
樹石皆倒拔唯肩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  
軍鑄鑿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肩  
別肩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  
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游於今絕矣

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肩家世  
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肩年登祖壽乃移還吳  
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虎丘山西寺講經論  
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肩常禁殺有  
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肩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  
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肩遇於秦望  
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肩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肩  
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  
在肩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  
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



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  
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瘡疾妻  
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  
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瘡疾乃瘳至是瘡夢見一神  
女并八十許人並衣帔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  
便命營凶具旣而疾困不復瘳初瘡侈於味食必方丈  
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  
疑食蚘蠹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岷曰鮓之就脯驟於屈  
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  
蚘蠹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殼外絨非金人之慎不

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  
長充庖厨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岷議大怒汝南周  
顥與庾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  
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  
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  
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  
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  
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  
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  
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庾末年遂絕血

味脢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註周易十卷毛詩總  
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荅問五十  
五卷子撰亦不仕有高風

何炯字士光脢從弟也父擢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脢  
受業一期並通五經章句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日  
叔寶神清杜又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從兄戢  
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爲一代偉人炯常慕恬  
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  
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  
才累遷梁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書侍御史以父疾陳

解炯侍疾踰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藉地腰腳虛腫醫云須服猪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毀卒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所尚不同長魚慶緒於事爲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異月朝十五日可置一甌麤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兄並淡仕進故祿所不及恐而今而後溫飽無資乃漉然下泣自外無所言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清靖獨立不羣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爲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

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太守還爲齊高帝驃騎  
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高帝理其  
寃又與司空褚彥回書極言之高帝嘉其義歷位中書  
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  
臨海王昭秀爲荊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  
行荊州事明帝將踐阼先使裴叔業往密勅昌寓令以  
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國家委身以六尺之孤付身以  
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詔行事吾自有  
啓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恐非佳事  
耳荅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見殺僕

有公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由此得還都昌寓後爲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荅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昌寓不雜交游通和汎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軍贈太常諡曰簡子子敬容

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梁天監中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吏人稱之累遷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出爲吳郡太守爲政勤恤人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政爲天下第一吏人詣闕

講樹碑詔許之復爲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爲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遷左僕射丹陽尹並參掌大選如故敬容接對賓朋言詞若訥訓荅二宮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羣臣曰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荅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五年改爲尚書令參選事

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晉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  
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盱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  
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苴餽餽無賄則畧不交語自  
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恡爲時  
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作父小  
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旣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  
能荅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謂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  
卿與邴吉遠近荅曰如明公之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  
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等詩嘲之亦不屑也帝嘗夢  
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旦於延務殿說所夢敬容對



日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通故應感斯  
夢上極然之便有拜陵之議後坐妾弟費惠明爲導倉  
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  
軍敬容以書解惠明譽前經屬事不行因此卽封書以  
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  
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漑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  
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  
何敗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召其禍故抑沒宗族  
無仕進者至是竟爲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武帝  
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啓預聽敕許之又起爲

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誼  
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  
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  
灰然不無其漸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  
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  
未有嬰時豐而求親者也且暴鰓之魚不念杯酌之水  
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  
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  
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  
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舛望萬分竊不

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  
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  
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  
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糞君侯之復用也夫在  
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夫君侯宜  
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  
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  
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糞也僕東臯鄙人入穴  
幸無銜窶耻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

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  
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渦陽退敗未  
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沒朝廷以  
爲憂敬容尋見東宮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  
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  
其故對曰景讎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  
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  
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  
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  
言有徵也三年卒于圍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

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  
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爲宏麗時輕  
薄者因呼爲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  
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敬容特爲從  
兄胤所親愛胤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  
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有一  
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胤別胤問名敬容曰仍欲就  
兄求名胤卽命紙筆名曰穀曰書云兩玉曰穀吾與弟  
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穀也位祕書丞早卒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已之迹動不踰閑

及乎洗閣取譏皮冠獲誚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  
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詖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  
謂巧宦此之謂乎點盾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  
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皙之赴惠景子  
秀之矯敬冲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  
宗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  
何以至於此也昌寓雅仗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材實幹  
蠱賄而敗業惜乎

南史卷三十

南史卷三十考證

何尚之傳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簡監本作節今  
从宋書

何偃傳親遇隆密有加舊臣○密監本訛宓今从閣本  
何點傳性通脫好施○脫監本訛悅今改正

何胤傳廼起學舍卽林成援○援監本訛授今改正  
並衣恰行列在前○恰監本訛恰今改从梁書

鮑之就脯驟於屈申○鮑監本訛鮑今从閣本

何昌寓傳景素被誅昌寓痛之○景監本訛尹今从上  
文建平王景素改正



高帝義之○高帝監本作彥回今从閣本

帝將踐阼先使裴叔業往密勅昌寓○往密勅昌寓一

本作賚旨詔昌寓

寧得從君單詔行事吾自有啓聞須反更議○一本作

寧得從軍單詔行事耶自有啓文須反更議

拒詔恐非佳事耳○一本作拒詔軍法從事耳

僕有泓流之計耳○僕一本作政

何敬容傳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帶監本訛冠今从閣

本

南史卷三十考證

南史卷三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一

張裕

子永

岱

岱兄子緒

緒子完

充

永子瓌

瓌子率

率弟盾

瓌弟稷

稷子嶮

永從孫種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  
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御史度  
支尚書吳國內史茂度仕爲宋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  
從事累遷別駕武帝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任  
州事出爲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

晉書卷三十一 列傳  
賈之元嘉元年爲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討荊州刺史  
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  
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弟邵時爲湘州刺史起兵  
應大駕上以邵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脚疾出爲  
義興太守上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  
下之明墓木拱矣後爲都官尚書以疾就拜光祿大夫  
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  
山爲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  
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謚曰恭子子演位太子中  
舍人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少

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初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云

永字景雲初爲郡主簿累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脩撰徙永爲刪定郎掌其

在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  
北中郎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騎射  
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爲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  
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  
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立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  
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爲將二十  
九年以永爲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王玄謨申坦  
等諸將經畧河南進攻碯礮累旬不拔爲魏軍所殺甚  
衆永卽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魏所乘  
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

繫於歷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詔責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弒立起永爲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爲冀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勲之中兵參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勗之使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効平勃亡私之美事平召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孝武孝建元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大明三年累遷廷尉

上謂曰卿旣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復無寃人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孝武嘗以問永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明帝卽位爲青冀二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剋捷破薛索兒又遷鎮軍將軍尋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欵明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之加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旣至永狼狽引軍還爲魏軍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脚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如故以北行失律固求自貶降

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  
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  
曰侍從有軍事輒語左右報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  
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阮須何達之等竊  
其權贓貨盈積方童等坐下獄死永又降號冠軍將軍  
廢帝卽位爲右光祿大夫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爲吳郡  
太守元徽二年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永少  
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爲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所  
給賜脯餼必基坐齊割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氣未衰  
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卽日命駕還



宋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下休範  
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旣反唱言臺城陷  
永衆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愧發病  
卒

岱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沖爲吳興太守  
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  
終當大至後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  
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  
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  
王休若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

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虜將軍廣州豫  
章王爲車騎揚州晉安王爲征虜南兗州岱歷爲三府  
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  
曰主王旣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  
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  
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多少耳入爲黃  
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  
佐史孝武召岱謂曰卿美効夙著兼資宦已多今欲用  
卿爲子鸞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申也帝  
崩累遷吏部郎泰始末爲吳興太守元徽中爲益州刺

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書王儉爲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以此頗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齊高帝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高帝曰恕爲人我所悉其又與瓌同勲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岱褚彥回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誠特宜升引者別是一理詔更量出爲吳郡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

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爲府武帝卽位復爲吳興太守  
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兗州刺史未拜卒  
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  
如此十數年謚曰貞子

緒字思曼岱兒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  
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  
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爲尚書倉部郎都  
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  
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  
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

南史卷三十一 列傳  
賈宜爲宮職復轉中庶子後爲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  
選元徽初東宮官罷選曹擬舍人王儉爲格外記室緒  
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祕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嘗私謂  
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彥回者由是出爲  
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爲齊高  
帝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爲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異  
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  
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  
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時帝欲  
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

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爲則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又以爲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爲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爲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武帝卽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

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  
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郡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  
籍不當執不許晃遺書於緒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  
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  
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  
劉悛之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  
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  
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  
王儉爲尚書令丹陽尹時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  
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間曰經與誰共事答云十餘

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殮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嬰上以蘆葭輜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光祿大夫諡簡子子完宋後廢帝時爲正員郎險行見寵坐廢錮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



通殺人伏法允兄充知名

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紕脫鞴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齊武帝皆取決焉儉方聚親賓充縠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及聞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爲愠與儉書曰頃日路長霖霞韜晦涼暑未

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以  
自娛逍遙乎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  
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  
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  
用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  
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岸至如影  
纓天閣旣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  
氣岸踈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  
崖每遄回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沒於訪  
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

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罩日吐海逢天  
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森  
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至於  
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  
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  
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佐蒼  
生功橫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  
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疇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  
充崑西百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  
知己造時人騁游說容與於屠博之間其權甚矣然舉

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  
掃心胷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  
丈人而已闕廷夔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儉  
以爲脫畧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爲御史  
中丞到摛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爲之  
敗終爲之成久之爲司徒諮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  
郡陸惠曉等並爲司徒竟陵王賓客累遷義興太守爲  
政清淨吏人便之後爲侍中梁武帝兵至建鄴東昏逢  
殺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武帝霸府建以充爲大  
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居選以平

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  
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再  
遷尚書僕射頃之出爲吳郡太守下車恤貧老故舊莫  
不忻悅卒於吳郡諡曰穆子子最嗣

瓌字祖逸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之子也仕宋累  
遷桂陽內史不欲前兄瑋處祿自免不拜後爲司徒右  
長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瓌父永拒桂陽王休  
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瓌  
由此感恩自結後遭父母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彥  
節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高帝密遣殿中將軍

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  
部曲數百遐召瓌委以軍事瓌僞受命與叔恕領兵十  
八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沖  
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卽授吳郡太守錫以  
嘉名封義城縣侯從弟融聞之與瓌書曰吳郡何晚何  
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郡人顧髡陸閑並少年未  
知名瓌並引爲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爲知人齊建元元  
年改封平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文季俱在門下高帝  
常謂曰卿雖我臣我親卿不異隕嶷等文季每遷直器  
物若遷瓌止朝服而已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實多清

貧有不識瓌者常呼爲散騎出爲吳興太守瓌以既有  
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武帝  
卽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尚書加  
右軍將軍還後安陸王綏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  
來乞綖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答曰張使君臨州理物  
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綖由是深加嗟賞  
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  
不與旣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  
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爲散騎常侍光祿  
大夫鬱林之廢朝臣到宮門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

海陵立明帝疑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卧疾建武末屢啓求還吳見許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明帝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授瓌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兵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人間事平乃還郡爲有司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爲光祿大夫三年梁武帝起兵東昏假瓌節戍石頭尋棄城還宮梁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脚疾拜於家四年卒瓌有子十二人常云中應有好



者子率知名

率字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梁天監中爲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

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  
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爲傲世  
率懼乃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  
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  
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  
慙古昔得人今爲盛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於玉衡  
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  
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  
其人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爲之者今以相  
處爲卿定名譽尋以爲祕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禩飲

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  
漑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其年父憂去職  
有父時妓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珙  
之求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珙之乃  
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武帝惜其才寢其奏然  
猶致時論服闋久之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  
參軍俄直壽光省脩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宣惠諮  
議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爲揚州別駕率雖歷  
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  
並無對但答云事在牒中帝不悅後歷黃門侍郎出爲

新安太守丁所生母憂卒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  
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太半率問  
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  
少屬文七畧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無其文者並補作  
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子長公率弟  
楮

楮字士宣以謹重稱爲無錫令遇劫問劫何須劫以刀  
斫其頰眉目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  
介懷爲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  
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

而已

稷字公喬瓌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邁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瑋爲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之性疎率朗悟有才畧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父永及嫡母丘相繼歿六年廬于墓側齊永明中爲豫章王嶷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嘗被呼名每呼爲劉四張五以貧求爲剡令畧不視事多爲小山遊會山賊唐寓之作亂稷率厲部人保全縣境所

生母劉先假葬瑯邪黃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坐出告反面如事生焉歷給事中黃門侍郎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永元末爲侍中宿衛宮城梁武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閣張齊行弒于含德殿稷乃召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議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武帝以稷爲侍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爲散騎常侍中書

令及上卽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武帝常於樂壽殿內宴稷醉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勲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帝將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險達殺君害主業以爲常武帝留中竟不問累遷尚書左僕射帝將幸稷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乘論者榮之稷雖居朝右每慙口實乃

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峻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  
不同以旌其志旣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爲青冀二州  
刺史不得志常閉閣讀佛經禁防寬弛僚吏頗致侵擾  
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爵土稷性  
明烈善與人交歷官無畜聚奉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  
財爲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  
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水陸  
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長女楚媛  
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逢稷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  
卒稷與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時目云充融卷稷爲四張



西吳卷三十一 列傳  
卷字令遠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位都官尚書天監初  
卒稷子嶠

嶠字四山稷初爲剡令至嶠亭生之因名嶠字四山少  
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  
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  
刃不聽音樂弟淮言氣不倫嶠垂泣訓誘起家祕書郎  
累遷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暇日玄言因爲之  
筮得節卦謂嶠曰卿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  
嶠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也還爲  
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

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嵎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  
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  
亦無恨浚固勸嵎舉義時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唐聞之  
遣前舍人陸丘公板授嵎征東將軍嵎曰天子蒙塵今  
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  
遣使說嵎嵎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  
侯子鑿助神茂擊嵎嵎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  
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嵎曰死爲幸乃殺之  
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嵎曰吾一門已在  
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追贈侍中中

南史卷三十一 列傳  
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岷弟暉知名

種字士苗永從孫也祖辯宋大司農廣州刺史父畧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爲中軍宣城王府主簿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爲始豐令及武陵王紀爲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爲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爲有司奏坐黜免侯景之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恒若在喪景平初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卽吉僧辯又以種

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具陳武帝受禪爲太常卿  
歷位左戶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祿大夫種沉深虛  
靜識量宏博時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  
於種以爲宜居左執其爲時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諡元  
子種仁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  
病太建初女爲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  
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嘗於無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  
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種弟稜亦  
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贈光祿大夫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

南史卷三十一 列傳  
子並荷崇構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  
身簡素殆人望乎夫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  
終百心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公喬重圍之內首創大  
謀而旋見猜嫌又況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  
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南史卷三十一考證

張岱傳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復監本訛後今改从齊書

張充傳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于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少字下一本有長字蓋以生平少長爲句而偶字連下與下差字對也

張嶠傳嶠曰死爲幸乃殺之○一本死字上有速字張種傳其爲時所推如此○一本無時字誤

種弟稜亦清靜有識度○監本脫種第二字今增正史臣論取信一主義絕百心○絕監本訛終今从閣本

南史卷三十一考證

南史卷三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二

張邵

子敷

孫冲

兄子暢

暢子融

融弟寶積

徐文伯

文伯從弟嗣伯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爲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誕於廣州親故皆離棄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饑邵又資饋其妻子桓玄篡位父敞先爲尚書以荅事微謬降爲廷尉卿及宋武帝討桓玄邵白敞表獻忠欵帝大悅命署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軍法論事平以敞爲吳郡太守及王謐



爲揚州召邵補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  
不輻湊唯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  
何煩多問劉穆之言於帝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  
流賊曹盧循至蔡洲武帝至石頭使邵守南城時百姓  
水際望賊帝不解其意以問邵邵曰節鉞未反奔散之  
不暇亦何暇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帝以邵勤練憂公重  
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  
州直廬卽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各條倉庫及  
舟船人領至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最應時卽至怪問  
其速諸曹荅曰宿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

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以邵補錄事參軍轉號中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若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輒率衆至滁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慮其爲變議欲遣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必無患也祗果不動及穆之暴卒朝廷恇懼便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邵獨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行之義宜須諮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諮

徐司馬其餘啓還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十四年世子改授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外出敢以死請世子竟不行文帝爲中郎將荊州刺史以邵爲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州以邵爲刺史將署府邵以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妨人乖爲政要從之荊州刺史謝晦反遺書要邵邵不發函使呈文帝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引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陽築長圍

脩立堤堰創田數千頃公私充給丹浙二州蠻屬爲寇  
邵誘其帥竝出因大會誅之遣軍掩其村落悉禽旣失  
信羣蠻所在竝起水陸路斷七年子敷至襄陽定省當  
還都羣蠻欲斷取之會蠕蠕國獻使下蠻以爲是敷因  
掠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爲  
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九年坐在雍州營私畜取贓  
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爲吳興太守  
卒追復爵邑諡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爲  
輜車諸子從焉長子敷

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

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絨  
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箚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性整貴  
風韻甚高好讀立言兼屬文論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  
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塵尾歎曰吾  
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  
千里駒也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  
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  
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  
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悅遷正員  
中書郎敷小名檀父邵小名黎文帝戲之曰檀何如黎

荅曰黎是百果之宗植何敢比也中書舍人狄當周赴  
竝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赴曰彼若不相容接  
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曰吾等竝已員外郎矣何憂  
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數呼  
左右曰移我遠客赴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  
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  
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  
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  
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  
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

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葬而卒孝武卽位詔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稱孝張里敷弟東襲父封位通直郎東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爲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東出奔墜淮而死子式嗣弟沖

沖字思約出繼伯父敷沖母戴頤女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沖少有至性隨從叔永爲將帥除盱台太守永征彭城遇寒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沖足指皆墮齊永明八年爲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沖父初卒遺命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烝嘗輒流涕薦焉仍轉刺史永元二年爲南

兗州刺史遷司州裴叔業以壽春降魏又遷沖南兗州  
刺史竝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貨還都以沖爲  
舒州刺史一歲之中頻授四州刺史至是乃受任封定  
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沖確然不  
回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  
運送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憊劉山陽之敗疑沖不敢進  
停住夏首浦聞梁武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  
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敕僧寄留守魯山  
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下官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  
先帝厚澤陰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効沖深相



許諾共結盟誓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  
寄援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武圍魯山城遣軍主  
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沖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間出擊  
之光靜戰死沖固守不出病將死厲府僚以誠節言終  
而卒元嗣榮伯與沖子孜及長史江夏程茂固守東昏  
詔贈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元嗣等處圍城之中無他  
經略唯迎蔣子文及蘇侯神日禺中於州聽上祀以求  
福鈴鐸聲晝夜不止又使子文導從登陴巡行旦日輒  
復如之識者知其將亡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  
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陷後二日

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攷爲書與梁武帝沖故吏青州中從事房長瑜謂攷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愈松竹郎君但當端坐晝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不從卒以郢城降時以沖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

暢字少微邵兄稭子也稭少有操行爲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宋武帝封藥酒一罌付稭使密加酖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

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爲獬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卽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太武親率大衆去彭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暢

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腳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污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太武得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瓊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晡時太武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

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荅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遣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進餉物太武又求酒及甘橘暢宣孝武旨又致螺盃雜粽南土所珍太武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致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鄰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獨曰鄰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外闕南信殊當憂邑苦欲遣信

當爲護送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  
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  
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  
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  
徐實爲有賊但非白賊耳又求博具俄送與太武又遣  
送羶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  
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  
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  
四種竝不中食胡豉亦中噉又求黃甘并云魏主致意  
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

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來暢又宣旨荅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又餉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匹又曰知更須黃甘誠非所吝但會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付太武復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屨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

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太武又遣就二王  
借筮篴琵琶箏笛等器及棊子孝伯辭辯亦北土之美  
暢隨宜應荅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  
右人竝相視歎息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  
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三十年元凶弒逆義宣發  
哀之日卽便舉兵暢爲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  
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  
不矚目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封夷道  
縣侯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  
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



生荀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豐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爲逆遣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超人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於亂兵自歸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因排玄謨上輿玄謨意甚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執送都下廷尉尋見原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武宴朝賢暢

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  
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  
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爲元凶司空義師  
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閤故暢譏  
之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諡曰宣暢愛弟子輯臨  
終遺命與輯合墳論者非之暢弟悅亦有美稱歷侍中  
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  
召拜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事敗悅殺琬歸降  
復爲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  
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

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  
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  
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左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  
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愆動至數千拜坐免官  
禁錮起爲光祿勳臨川內史後與晉安王子勳同逆軍  
敗見殺淹弟融

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  
扇遺之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爲宋新安王子鸞  
行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  
餽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獨注餽百錢帝不悅曰  
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從叔承出後渚送之

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  
及行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  
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  
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爲者哉  
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顓  
之顓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

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  
後所足也顓之與融兄有恩好顓之卒融身負墳土在  
南與交趾太守卞展善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挺身奔  
越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就改爲儀曹郎

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爲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復位攝祠部倉部二曹時領軍劉劭戰死融以祠部議上應哭劭見從又俗人忌以正月開太倉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再遷南陽王友融父暢爲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將爲王立謨所殺時立謨子瞻爲南陽王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欲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承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

待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  
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  
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  
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不辨  
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  
頓弱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  
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御人才竟不果辟齊太傅掾  
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張氏自敷  
以來竝以理音辭脩儀範爲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

滕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爲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卽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所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荅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

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歎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又爲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竝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敕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事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



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搗所奏免官尋復職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髀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旣非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荅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嘖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爲有

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爲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荅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

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遺令建白旒  
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  
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  
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事哀畢各遣還家曰吾生平  
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融立義  
無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  
律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  
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  
當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  
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文音情婉在

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旨吾文體英變變而屢奇豈吾  
天挺蓋不墮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融文集數十卷行  
於世自名其集爲玉海司徒褚彥回問其故融云蓋玉  
以比德海崇上善耳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  
稷第六弟寶積建武中出爲廬陵太守時名流謝瀹何  
點陸惠曉孔珪集融弟鐵之舍點造坐便曰今日可謂  
盛集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見王思  
遠曰卿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謂孔珪及融竝第五寶  
積永元中爲湘州行事蕭穎胄於江陵乘鬻輿詣穎胄  
舉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晚荅曰本朝危亂四海橫流

既不能爲比干之死實未忍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  
冑深以爲善卽用爲相府諮議後位御史中丞融與東  
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  
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瓠與之曰  
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  
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  
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荅言  
姓某家在東陽患暑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  
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爲  
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

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  
道度有腳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爲諸皇子  
療疾無不絕驗位蘭陵太守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  
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  
碁徐道度療疾也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  
其業兼有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融謂  
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竝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  
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  
及且褚侍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荅曰  
唯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爲深累旣鄙之何能不

恥之文伯爲効與嗣伯相埒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爲水劑消石湯病卽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宮人患暑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卽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脗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寫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

續出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  
言多爲貴遊所善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  
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遂以哀卒嗣伯字叔紹亦有  
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彌爲臨川王映所重時  
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  
常複衣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  
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  
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際氣絕家人啼哭  
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閣敢有諫者搥之又盡水百斛  
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



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  
熱冬月猶單禪衫體更肥壯常有嫗人患滯冷積年不  
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煑服之乃愈  
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卽差後秣陵  
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  
曰此石虻耳極難療當死人枕煑之依語煑枕以湯投  
之得大利并虻蟲頭堅如石五升病卽差後沈僧翼患  
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  
人枕煑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  
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荅曰尸注者

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  
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虻者久虻也醫療既瘳虻  
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  
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  
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  
也又春月出南籬間戲聞笮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  
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  
處有黥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  
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  
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時又薛伯宗善

徒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徒置齋前柳樹上  
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  
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論曰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  
彌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胤敬愛  
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  
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  
徐氏妙理通靈蓋非常所至雖古之和鵲何以加茲融  
與文伯款好故附之云爾

南史卷三十二考證

張邵傳初爲晉瑯邪內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誕於廣州○監本脫第二誕字今从晉書增正

張敷傳植何如梨○何監本作可今从閣本

其自標遇如此○標一本作寵誤

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冀監本訛異今改从閣本

張暢傳義恭又餉炬燭十挺○十一本作千今从魏書  
張融傳出爲封溪令從叔承出後渚送之○後監本訛  
夜今改正

後以示鎮軍將軍顧顛之○顛一本作覲

顛之與融兄有恩好顛之卒融身負墳土○監本脫兩  
之字今从齊書增入

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願監本訛應今从閣本

南史卷三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三

范泰 子擘

荀伯子 族子萬秋

徐廣 郗紹

廣兄子豁

鄭鮮之

裴松之 孫昭明

曾孫子野

何承天 曾孫遜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也祖汪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父甯豫章太守並有名前代泰初爲太學博士外弟荊州刺史王忱請爲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旣傷生所宜深誠其言甚切忱嗟

歎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忱常有  
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旣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  
以申宿昔之志伯道意銳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  
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  
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泰爲驃騎諮議參軍  
遷中書郎時會稽世子元顯專權內外百官請假不復  
表聞唯籤元顯而已泰言以爲非宜元顯不納以父憂  
去職襲爵遂鄉侯桓立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  
及前司徒左長史王淮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

無禮泰坐廢徙丹徒宋武帝義旗建累遷黃門侍郎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爲東陽太守歷侍中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武帝嘗從容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王元一流人也徙爲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文帝及道規薨以兄道憐第二子義慶爲嗣武帝以道規素愛文帝又令居重及道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文帝泰議以爲禮無二主由是文帝還本屬後加散騎常侍爲尚書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武帝還彭城與泰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



公坐笑言不異私室武帝甚賞愛之然短於爲政故不  
得在政事官武帝受命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  
上表陳獎進之道時學竟不立又言事者多以錢貨減  
少國用不足欲更造五銖泰又諫曰臣聞爲國拯弊莫  
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人貧而國富本不足  
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  
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說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  
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政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  
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人尚寡倉廩未克轉運無  
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

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  
人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  
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鐘律所通  
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  
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  
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  
則君人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伏願思可久之道探  
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景平初加位特進  
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泰上封事  
極諫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等與泰素

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泰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元嘉二年泰表賀元正并陳旱災多所獎勸拜表遂輕舟遊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文帝不問時文帝雖當陽親覽而羨之等猶執重權泰復上表論得失言及執事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羨之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太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腳疾宴見之日特聽乘輿到坐所陳時事上每優容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言有蝗之處縣官多課人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又

女人被宥由來尚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匹婦一至亦能有所感激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有所勸誠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初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不可擬議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爲報追贈車騎將軍諡曰宣侯第四子暉最知名

畢字蔚宗母如廁產之額爲磚所傷故以磚爲小字出  
繼從伯弘之後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善爲文章  
能隸書曉音律爲祕書丞父憂去職服闋爲征南大將  
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後爲尚書吏部郎元嘉元  
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畢與司徒左  
西屬王深及弟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  
爲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剛衆  
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  
意焉遷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兄暲爲宜都太守嫡母  
隨暲在官亡報之以疾畢不時奔赴及行又攜伎妾自

隨爲御史中丞劉損所奏文帝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畢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鬢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畢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嘗宴飲歡適謂畢曰我欲歌卿可彈畢乃奉旨上歌旣畢畢亦止弦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從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貨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以畢志意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畢甥謝綜雅爲畢所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綜始

與綜諸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欵綜乃引熙先與畢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畢物甚多畢旣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畢畢不回畢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荅其意乃定時畢與沈演之並爲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畢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獨被引畢又以此爲怨畢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爲義康大將

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暉求解晚隙復敦往好暉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妖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況義康姦心疊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成亂階上不納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夫故文帝使綜隨從南上旣爲熙先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



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畢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有法畧道人先爲義康所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尼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畧罷道法畧本姓孫改名景立以爲臧質寧遠參軍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疾因法靜尼就熙先乞療得損因成周旋熙先以

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豫章胡藩子遵世與法靜甚欵亦密相酬和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隨之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七銅鑷袍段棊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采藻殺之湛之又謂畢等臧質見與異常質與蕭思話欵密二人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畢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豫爲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諸宰乃奉戴義康又以

既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乃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  
黨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  
王鑠出鎮上於虎帳岡祖道暉等期以其日爲亂許耀  
侍上扣刀以目暉暉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十  
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  
名手迹詔收綜等並皆欵服唯暉不首上頻使窮詰乃  
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聞暉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  
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暉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  
此抵上示以暉墨迹暉乃引罪明日送暉付廷尉入獄  
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欵辭氣不撓上奇其

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陳謝并陳天文占候誠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畢後與謝綜等得隔壁遙問綜曰疑誰所告綜曰不知畢乃稱徐湛之小名曰乃是徐僮也在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慳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卽上有白團扇甚佳送畢令書出詩賦美句畢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昭昭曩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畢本謂入獄便

死而上窮其獄遂經二旬畢便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  
外傳詹事或當長繫畢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  
嘗共論事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眄  
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  
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畢謂衛獄將曰惜  
哉埋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畢曰大將言是  
也及將詣市畢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次第當以位  
邪綜曰賊帥當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慙耻至市問綜曰  
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畢旣食又苦勸綜綜曰此異  
疾篤何事強飯畢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問曰須相見

不畢問綜曰家人已來幸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在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畢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畢妻先撫其子回罵畢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畢乾笑云罪至而已畢所生母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畢頸及頰畢妻云罪人阿家莫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畢乃悲泣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畢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自陷逆亂獨不出視畢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畢轉醉子藹

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畢呼爲別駕數十聲畢問曰  
汝曠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曠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  
耳畢常謂死爲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當相  
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決無佛  
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畢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  
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二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  
父單布衣畢及黨與並伏誅畢時年四十八謝綜弟緯  
徙廣州藹子魯連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得遠  
徙孝武卽位乃還畢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  
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

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涇甘松蘇合安息鬱金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烈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沉實易和以自比也畢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序其畧曰吾少嬾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曾懷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



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古  
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  
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  
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開  
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  
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  
例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  
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  
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  
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可

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  
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思  
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  
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畧耳諸細  
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  
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  
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  
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  
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  
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羣

自序並實故存之藹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  
死時年二十畢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  
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  
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  
作賊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胄猶可  
論而翳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謬得待罪  
選曹誠無以濯汙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鸞鳳之有  
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蘊  
文采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  
已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荀伯子穎川穎陰人晉驃騎將軍羨之孫也父猗祕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爲雜語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途解褐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爲佐郎同撰晉史及著桓玄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熙元年上表稱故太傅鉅平侯羊祜勲參佐命功盛平吳而享嗣闕然蒸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鄴國故太尉廣陵公陳淮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饗大國因罪爲利會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不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

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苗陽縣公既被橫禍乃進第秩加  
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  
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章詔付門下前散騎  
常侍江夏公衛璵及潁川陳茂先各自陳先代勲不伏  
貶降詔皆付門下並不施行伯子爲妻弟謝晦薦達爲  
尚書左丞出補臨川內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伯子沉重  
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藉蔭之美謂弘曰天  
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遷散騎  
常侍又上表曰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  
以爲疑昔武王克殷封神農後於焦黃帝後於祝帝堯

後於薊帝舜後於陳夏后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並爲  
列國而薊祝焦無聞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  
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代事亦  
有徵晉泰始元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內  
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弟一人駙馬都尉又泰始三  
年太常上言博士劉嘉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  
之數應降稱侯臣以爲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  
爲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衆咸憚  
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  
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補司徒左長史卒於東陽

太守文集傳於世子赤松爲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爲  
元凶所殺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絕服元嘉初以  
文義至中書郎昶子萬秋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  
昶見釋慧琳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昶曰此不須  
看若非先見而荅貧道不能爲若先見而荅貧道奴皆  
能爲昶曰此將不傷道德耶荅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  
對笑竟不看焉萬秋孝武初爲晉陵太守坐於郡立華  
林閣置主衣主書下獄免前廢帝末爲御史中丞卒官  
徐廣字野人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逸太子  
前衛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家貧

未嘗以產業爲意妻中山劉謚之女忿之數以相讓廣終不改如此數十年家道日弊遂與廣離後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爲祕書郎校書祕閣增置職僚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爲祠部郎李太后崩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旣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旣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年時從其議及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



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爲愧恨義熙初宋武帝使撰車服儀注仍除鎮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封樂成縣五等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奏廣撰成晉史六年遷驍騎將軍時有風雹爲災廣獻言武帝多所勸免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遷祕書監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荅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眷戀故主因更獻欷永初元年詔除中散大夫廣言墳墓在晉陵丹徒又生長京口息道玄忝宰此邑乞

隨之官歸終桑梓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元嘉二年卒廣所撰晉紀四十二卷義熙十二年成表上之又有荅禮問首餘條行於世時有高平郝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徐豁字萬同廣兄子也父邈晉太子前衛率豁宋永嘉初爲尚書左丞山陰令精練法理爲時所推元嘉初爲

始興太守表陳三事文帝嘉之賜絹二百匹穀一千斛  
徙廣州刺史未拜卒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立孫也  
祖襲大司農經爲江乘令因居縣境父遵尚書郎鮮之  
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爲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  
刺史滕恬爲丁零翟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官不廢  
論者嫌之桓立在荆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  
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求  
心而遺迹迹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迹以助教  
或因迹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終

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拳見善忠  
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  
美者不可勝言令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  
事或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爲證塞滕  
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大聖  
人立教猶言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  
變通不可宗一故耳宋武帝起義兵累遷御史中丞性  
剛直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  
附鮮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以與毅舅  
甥制不相糺使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輒宥傳詔羅道

盛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淑任父疾去職辭之因此上議曰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爲大謂宜從舊於義爲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及爲祖父母後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撝蒲於是會戲帝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荅之四坐傾屬旣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敬帝少

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  
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  
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慙變色感其輸情時人謂爲  
格佞十二年武帝北伐以爲右長史鮮之曾祖晉江州  
長史哲墓在開封求拜省帝以騎送之及入咸陽帝遍  
視阿房未央故地悽愴動容問鮮之秦漢所以得喪鮮  
之具以賈誼過秦對帝曰及子嬰而亡已爲晚矣然觀  
始皇爲人智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荅曰夫佞言  
似忠奸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所  
以暗於識士前至渭濱帝復歎曰此地寧復有呂望邪

鮮之曰昔葉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明公以盱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帝稱善者久之宋國初建轉奉常赫連勃勃陷關中武帝復欲北討鮮之表諫及踐阼遷太常都官尚書時傅亮謝晦位遇日隆范泰嘗衆中讓誚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聖主有功關洛卿乃居僚首今日荅颯去人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不對鮮之爲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晦亦甚憚焉而隱厚篤實贍恤親故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爲武帝所狎上曾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

鄭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其被遇如此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景平中徐傳當權出爲豫章太守時王弘爲江州刺史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方於前代鍾元常王景興之流今徐傳出以爲郡抑當有以尋有廢立事元嘉三年弘入爲相舉鮮之爲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文集行於世子愔始安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員外郎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翰皆南北之望義熙初爲吳興



故彰令在縣有績入爲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  
有乖事實上表陳之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  
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由是  
普斷武帝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中從  
事旣剋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  
武帝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爲  
太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時議立五廟樂松之  
以妃臧氏廟用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內史徵爲國  
子博士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  
下並兼散騎常侍班宣二十四條詔書松之使湘州甚

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爲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人便之後爲南琅邪太守致仕拜中散大夫尋爲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使續成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卒子駟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駟注司馬遷史記並行於世駟子昭明

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泰始中爲太學博士有司奏大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準擬昭明議禮納徵儷皮鄭云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

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此豈謂婚禮不詳王公  
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  
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  
宜準經誥凡諸僻繆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  
豹熊羆皮各二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  
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  
我不愛也昭明日下官忝爲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  
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齊永明二年使魏  
武帝謂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爲  
始安內史郡人龔玄宜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

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太守敬  
事之昭明付獄案罪及還甚貧罄武帝曰裴昭明當罷  
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遷射聲  
校尉九年復北使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廬陵太  
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  
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  
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  
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一不事產業中興二年卒子  
子野

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亡爲祖母殷氏所養殷柔明

有文義以章句授之年九歲殷氏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少好學善屬文仕齊爲江夏王行參軍遭父憂去職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濡父夜夢見其容且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爲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及居喪每之墓所草爲之枯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梁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至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推薦子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故不之善久之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請有司可

無咎子野笑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  
黜久之終無恨意中書郎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  
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有司以資歷非次  
不爲通後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人有爭者示之以  
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  
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  
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  
撰爲宋畧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  
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歎  
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

命分路揚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武帝以爲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員外著作舍人如故敕又掌中書詔誥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長平侯蕭勸范陽張纘每討論

墳籍咸折衷於子野繼母曹氏亡居喪過禮服闋再遷員外郎普通七年大舉北侵敕子野爲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武帝日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又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及奏武帝深嘉焉自是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荅云人皆成於手



我獨成於心遷中書侍郎鴻臚卿領步兵校尉子野在  
禁省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  
乏所得奉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  
恒苦饑寒唯以教誨爲本子姪祗畏若奉嚴君劉顯常  
以師道推高之末年深信釋教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  
二年卒先是子野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是年自省移  
疾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務存儉約武帝悼  
惜爲之流涕贈散騎常侍卽日舉哀先是五等君及侍  
中以上乃有諡及子野特以令望見嘉賜諡貞子子野  
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

餘卷又敕撰衆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諡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及葬湘東王爲之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埋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焉子騫官至通直郎

何承天東海鄒人也五歲喪父母徐廣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宋武起義初撫軍將軍劉毅鎮姑熟板爲行參軍毅嘗出行而臨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

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案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徵罰可也宋臺建爲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參軍領記室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問計於承天曰大小旣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領兵戍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此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且當決戰走不晚也及晦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見宥後兼尚書左丞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爲劫制

同籍碁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爲劫大功親  
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碁親則子宜隨  
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碁親補兵大功則不在  
例婦人三從旣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  
父尚存應制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  
父已歿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  
以叔母爲碁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旣乖大功不謫之制  
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碁親之文不辯男女  
之異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承天爲性剛愎不能屈  
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爲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爲

衡陽內史昔在西方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爲  
州司所糾被收繫獄會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  
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  
之常呼爲姪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姪母何言  
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陽溧陽丁況等久  
喪而不葬承天議曰禮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  
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槨實由  
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  
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旣無新科又未申明舊  
制有何嚴切歛然相糾或由隣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

在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謫此三人殆無所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爲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卽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引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爲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文帝訪羣臣捍禦之畧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事其一移遠就近以實內地其二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其三纂偶車牛以飾戎械其四計丁課仗勿使有闕文多不載承天素好奕棊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子及銀裝箏承

天奉表陳謝上荅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  
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  
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  
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  
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冢內更  
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郵邯之墓時帝每有疑議  
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褊促嘗對主者厲聲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文帝知之應遣先戒  
曰善候伺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二十四年承天遷  
廷尉未拜上欲以爲吏部郎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

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各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并前傳雜語所纂文及文集並傳於世又改定元嘉歷改漏刻用二十五箭皆從之曾孫遜

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梁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爲賓客掌記室事後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



吳均不均何遜不遜未若吾有朱异信則異矣自是疎  
隔希復得見卒於仁威廬陵王記室初遜爲南平王所  
知深被恩禮及聞遜卒命迎其柩而殯藏焉并餼其妻  
子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  
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  
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遜從叔憺字彥夷亦以才著聞  
宦遊不達作拍張賦以喻意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  
儒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位至臺郎時有會稽虞騫  
工爲五言名與遜埒官至王國侍郎後又有會稽孔翁  
歸濟陽江避並爲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工爲詩

避博學有思理注論語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論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哲由斯  
播美觀夫范荀二公並以學業自著而干時之譽不期  
俱不爲弘雖才則有餘而望乃不足蔚宗藝用有過人  
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傾徐廣動不違仁義兼儒  
行鮮之時稱格佞斯不佞矣松之雅道爲貴寔光載德  
承天素訓所資無慙舅氏美矣乎

南史卷三十三

南史卷三十三考證

范泰傳上每優容之○容監本訛遊今改从宋書

匹婦一至亦能有所感激○匹監本訛疋今改正

范曄傳在生已可知來緣慳無識○慳監本訛儘今从

宋書改正

姊今不來勝人多也○姊監本訛妹今改从宋書及閣  
本

荀伯子傳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菑宋書作蕭  
誤

鄭鮮之傳先是兗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所沒○恬一

本作恬

使羣僚博議○博監本訛溥今改从宋書

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宗一故耳○宗宋書作守今各本俱同仍之

使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輒宥傳詔羅道盛○洹一本作恒

裴松之傳義熙初爲吳興故彰令○彰一本作鄣

裴子野傳從坐免職或勸言請有司可無咎○請梁書作諸

中書郎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梁書無

郎字

何承天傳丁況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槨○丁監本  
訛下令據上文丁況等久喪而不葬改正

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述一本作過）

何遜傳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儒一本作懦

南史卷三十三考證